

笑娃

□乔忠延



快近小水洼,我的心跳得好厉害,脚步不知是该加快,还是该放慢。我惦记着那些摇头晃脑的小怪俏,只怕它们干瘪在毒烈的阳光下面。

小怪俏是我给起的名字。起这个名字时我正忙于欣喜,还不知道很快就要为它们焦虑。那是个星期天,我挎着竹篮去割野菜。村边的野菜早被饥饿的乡邻挖光了,我在弯弯的田垌上寻寻觅觅,待菜篮快要装满时已走到离村很远的汾河边上。就是在这儿我看到了小水洼,就是在水小水洼我看见了小怪俏。当然,那时还没有小怪俏这个名字,它们只是小水洼里的一群小蝌蚪。最先引起我注意的不是小蝌蚪,只是小水洼。

小水洼水很浅,清清凉凉,清凉得如同一面镜子,把蓝天和白云都装了进去。我走近它本来是去看蓝天白云的,往常溪流里也有蓝天白云,可是流动的碧波总搅得蓝天起伏不平,白云摇晃不停。这小水洼里的蓝天平展展,白云悠悠闲闲,美妙得如同一幅小巧的图画。就在观看着图画的时候,我发现了蓝天白云上的青蛙。其实不是青蛙,只是一窝蝌蚪,一窝准定要长成青蛙的蝌蚪。蝌蚪不大,比大个头的黑蚂蚁大不了多少,可是却紧紧粘住了我的目光。

我本来就喜欢蝌蚪,在小生灵里唯有它们奇怪,唯其奇怪才最为可爱。我将它们看成没有身子的活物,又圆又大的头上拖一条不太长的尾巴。尾巴一晃,圆圆的头就向前走了,不是走,是在游;尾巴再一晃,圆圆的头会转弯,还会转圈。多少年后回味蝌蚪那姿态,我才想起个确切的形容词:憨态可掬。那日,小小的我面对这伙憨态可掬的小生灵,只觉得可爱,却不知用什么词语来描画它们。看着那些摇头摆尾的怪模样,我就将它们叫成了小怪俏。

我看着小怪俏自由自在地嬉游,先是和它们一样欢乐,渐渐欢乐隐去,竟然看出来不小的忧虑。小水洼离汾河不远,明显是暴涨山洪时漫溢上来的。洪水过了,河水退了,却将一汪清水遗留在了这低洼处。这是一汪没有根源的水洼,亮丽的日头连续暴晒几天,准定会干涸。小水洼

豁然开朗的是一道高大的门。然后洞见了自己久违的热爱,以及身心的放松。

阆中,铺陈视野的寥廓和心情的怡然。天宇朗清,山水四合,朱花锦池,琼林辉景,玉宇璇阶,云门露阙……

江城形色,規制古朴,俨然仙境。我见识的是存在2000多年的景致。

一

嘉陵江色何所似,石黛碧玉相因依。正怜日破浪花出,更复春从沙际归。巴童荡桨欹侧过,水鸡衔鱼来去飞。阆中胜事可肠断,阆州城南天下稀。

江流婉丽,袅袅婷婷地一路走来,风韵丝毫不减当年。

我是在阆中城南鳌山之奎星楼顶层瞭望这座古城的。

如杜甫《阆水歌》所云,阆州城南的风景美丽得天下罕见,而鳌山高高在上的奎星楼,是观此景的最佳之地。

据考,鳌山奎星楼,原名翰天宮,为供奉魁星上仙的殿宇,始建年代不详,后几经修复均被损毁。

现在鳌山上的奎星楼系1988年重建,楼高36米,为四层琉璃塔楼,与阆中古城隔嘉陵江相望,系阆中城南环山最雄伟壮丽的景观,是观阆中古城全貌的绝佳去处。

我是第二次来到这座城市,我知道这座城市悠远的历史,但却不知道这座城市原来这么美,直到在奎星楼的顶层撩开我讶异的视界。

二月莺花满阆中,城南搔首立袁翁。数茎白发愁无那,万顷苍池事已空。

挽住征衣为濯尘,阆州高醖绝芳醇。莺花旧识平生客,山水曾游是古人。

古阆城南别有天,幽奇端不类人间。……就这样,下午的春阳,在奎星楼下露天茶园里一杯清茶的文饮中,很快溜走。

天地的清朗,在红日西移的过程中渐渐隐退,原本的澄澈变得迷离起来。取而代之的是阑珊的灯火,以及渐渐到来的夜色。

二

清早起来去上梁,摘匹树叶吹响响,情妹听见树叶响,假装出来晾衣裳。衣裳晾在竹竿上,眼泪汪汪进绣房。娘问女儿哭啥子,没得粉子浆衣裳。

干就干吧,可这一窝小怪俏怎么办?它们既无腿脚行走,又无翅膀飞翔,岂不随着水洼的干涸而干涸了娇嫩的生命?我看见我皱起了眉,那是水中我的影子。我忧虑了,忧虑眼前这无忧无虑的蝌蚪,实际是欢快地迎接着自己的末日。那天,我在水洼边惆怅了很长时间,阳光并未因为我的忧虑而放慢行走的速度,很快跃上了高空,该回家吃午饭了,不然妈妈准定四处喊叫着名字找我。我不想走,可还是无可奈何地离开了。

我在读书声里熬过了一周。星期天,匆匆向河滩跑去,急于见到的就是那些摇头摆尾的小怪俏。可是,又怕这些小怪俏随着小水洼的干涸而干涸。几天来,日头一天毒过一天,浅浅的小水洼应该早晒干了。我不敢想下去,唉,可怜的小怪俏……

然而,我多虑了。我眼前的小水洼还是小水洼,小怪俏仍像往日一般在明镜似的水里摇头摆尾,摇得可爱,摆得也可爱。我真纳闷,这毒烈的阳光咋就奈何不了小小的水洼?

我的纳闷很快消散了。消散我纳闷的是一阵接一阵的笑声,和随着笑声跌跌撞撞摇晃过来的一个孩子。不用看,听那不断气的笑声,就知道是笑娃来了。笑娃很少哭,从小就爱笑,笑到十几岁了还是哈哈地笑个不停。众人都说,这娃憨极了,所以笑娃就成了憨憨。憨憨的笑娃笑过来了,手里捧着一个死人的头骷髅,一走一晃,那骷髅头里不断地洒出清水来,洒得裤子、鞋子都湿淋淋的。他笑着走着,到了小水洼边,一弯腰,将头骷髅里的水倒了进去。低下头又是一阵密集的笑声,我真真切切看到听见这笑声是冲着那些摇头摆尾的小怪俏的。笑着笑着,他抱着骷髅头一溜烟地跑了,又去河边打水了。

嗨呀!原来这小水洼没有干涸,是有个救星笑娃啊!笑娃救了小水洼,救了小怪俏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救蝌蚪,只知道他跑了一趟又一趟,跑得跌跌撞撞,跑得摇摇晃晃,却还是一趟一趟地跑。他头上的汗直往下流,一道一道,从赤裸的背后、胸前流下,流湿了裤腰。我喊他,喊他

新作品

歌歌,也想告诉他,换个舀水的用具,别说水桶,就是个小小的水瓢,也比那个狰狞的骷髅头装水要多。何必要拿那个骷髅头,装不了多少水还怪吓人的,我连看都不敢多看几眼,更别说让我拿了。可就是叫不住他,他只朝我一瞅,哈哈一笑便跑了。像是根本没有看见我,又像是嘲笑我是胆小鬼。

……

往后的日子,我时时牵挂着水洼里的那些小怪俏,每逢星期天都来河滩上看望。每回看望,都能看见笑娃,他仍像过去那样一趟一趟地用骷髅头捧来水,倒进那个小水洼。小水洼仍然清清凉凉,小怪俏们也就在清清凉凉中继续摇头摆尾地快乐着。所不同的是小怪俏一天天长,大到圆鼓辘辘的腹下悄悄伸出了两个小小的嫩爪。嫩爪悄悄长大,有一天大得可以贴着地皮爬了。再来看时,又有两个嫩爪拱出肚皮,后头拖着的那条尾巴萎缩了。缩得快看不见了,小怪俏会蹦跳了。蹦跳得并不稳当,却蹦跳个不停。有的蹦跳出去,跳进汾河,不再回到养育它长大的小水洼。哦,小蝌蚪长大了,大成了青蛙。

青蛙一只接一只蹦跳出小水洼去,一只接一只蹦跳进汾河的清流中去。小水洼里的蝌蚪一天比一天少了。

笑娃依旧像往日那样,一趟一趟地舀水,将水倒进小水洼,再冲着稀少的小怪俏发出密集的笑声。笑着又去舀水,舀水用的还是那个我看都不敢多看一眼的骷髅头。

我想过会有这么一天,小怪俏会蹦跳出去全都跑光,却没有想过这一天到来竟是那么令人心酸。这一天,我提着竹篮没有割野菜,撒腿直接跑到了河滩上的小水洼边。气喘吁吁的我没有站定,就被眼前的笑娃惊呆了。笑娃不笑了,坐在地上蹬着双腿,放声号哭,哭得活像是个吃不到奶的婴儿。我走近一瞧,小水洼仍然清清凉凉,漂亮的水里却不见一个小怪俏。小怪俏都长大了,都蹦走了,只留下了笑娃那揪心的哭声,和那个漂在水面的骷髅头!

我拉笑娃,拉不起来。他一个劲地哭,蹬着双腿号啕大哭。

等等,再拉,还是拉不起来。他一个劲地哭,蹬着双腿号啕大哭。

哭得我心酸,哭得我也跟着流泪!太阳升高了,更高了,我不得不去割野菜了,又不忍走远……不知过了多时,哭声终于听不见了。

我扭头去看,笑娃站起来,又笑出了声。笑着沿着河往远处走去。低着头,东瞧瞧,西瞅瞅,一看这模样就是在寻找那些从小水洼跑掉的小怪俏。

我喊他,喊不住,他哈哈笑着东瞧瞧,西瞅瞅,专心地寻找那些蹦跳走的小怪俏。

……

第二天,我们放学回家,村路上气氛有些惊乍。沿路站着不少大人,忧愁地说着什么。站住一听,是笑娃丢了,远近亲戚家跑遍了也没找见。笑娃妈给众人诉说着,时不时抬起手擦脸。脸上的泪水擦去,又从眼睛里流了下来。我眼前晃动出笑娃哈哈笑着寻找小怪俏的影子,他东瞧瞧,西瞅瞅,是那么专心,根本听不见我的叫声,唉!

阆苑风景

□陈新



这首民歌叫《晾衣裳》。阆中自然风光不一而足,构溪河为其中之一景。

构溪河不是溪,而是河。河面宽阔,轻波微漾,水质澄碧,水草丰茂,蛙蚪腾跃,银鳞游戏。夹岸则柏柳森然,芳草鲜美,鸟语花香,一派桃源。

在倒映蓝天白云的河镜中悠游,不时可见三两妇女在河边洗衣淘菜,或恬逸私语,或银铃骤响,或婉转地对唱。

阆中是民歌之乡,《晾衣裳》便是其中之一。

优美的山歌,生动地刻画出了一位身处旧时代的少女对自由恋爱的渴望,以及美好愿望难以实现时的幽怨、伤感。

东风无力,花飞泪垂。不过今天的阆中美女可不这样,早就幸福地爱己所爱了。

阳光下金波粼粼,涟漪风淡,潜葱蒨茏,竹阴松影。

构溪河并非虚构的《桃花源记》。事实上,在构溪河沿岸,阆中境内有龙景、千佛、石滩、妙高、扶衣、河溪等6个场镇临河而居,且都是百年古镇……这么好的自然环境,实在难得!

作为阆中古城“后花园”的构溪河,如今已被评为中华100大生态亲水美景,以及国家湿地公园。这应该是构溪河美景深爱者的众望所归……

三

游览坐落在阆中古城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清代贡院,对阆中鼎盛的人文由衷叹惋。

阆中山川灵气孕育了一代代俊彦英才。

早在汉代,阆中便与成都久负盛名的文翁石室同时兴学;汉唐时期又是西南地区涌现人才最多的地方之一;宋代建有藏书3万余卷的民间图书馆“会经楼”;清代所设锦屏书院规模宏大,为巴蜀之冠。

历史上,阆中还出现过两对状元,分别是唐代的尹枢、尹极,宋代的陈尧叟、陈尧咨。选入初

中《语文》课本的欧阳修的《卖油翁》中,开篇文字“陈康肃公尧咨善射,当世无双,公亦以此自矜……”之“陈康肃公尧咨”,就是阆中状元之一陈尧咨。

春节,这个美好节日,原来也与阆中有关,与一位名叫落下闳的老人有关。

汉武帝元封年间,由于当时的历法与天象严重不合,影响农业生产,令百姓烦恼,汉武帝便下旨编造新历。除依靠以司马迁为首的官方天文学家外,还征聘民间天文爱好者进京。

落下闳在同乡隗隆的推荐之下来到长安,并在邓平、唐都等人的协助下,采取了当时先进的计算方法,在实测的基础上,修制了一部新历。

该历改革了不合理的岁首制度,改孟春为岁首,正月初一为新年第一天,并依照春、夏、秋、冬顺序,编入二十四节气,令春种、秋收、夏忙、冬闲的农事与四季轮回合拍。

又改革了置闰方法,使节令、物候与月份安排得更为准确。

经比较鉴定,汉武帝认为落下闳所制定的这部历法优于其他17部历法,便在公元前104年予以了实施。

这部历书便是《太初历》。

《太初历》因为科学完整,沿用至今。

辛亥革命以后,改用公历纪年,为区别《太初历》(误称夏历)和公历,而把“夏历”一月一日改称为“春节”,公历1月1日改称为“元旦”。

1970年,“夏历”改称为“农历”,并沿用至今。

由于落下闳是《太初历》的缔造者,便有了“春节老人”的尊称。落下闳的故乡阆中,也因之被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命名为“中国春节文化之乡”。

三面江光抱城郭,四面山势锁烟霞。阆中的景点甚多。

天明又出桃源去,仙境何时再问津?离乡愁最近,山水奇绝。

阆中,我还会再来的,一次,两次,三次……



□郭戎格

僧衣如虹

又是一个暑期,我的稻城之旅并没有想象中的顺利。

从成都出发一路向西、向西、再向西,驱车爬上了高原,身体的承受力不断受到冲击与挑战。去往稻城途经康定、新都桥,从海拔3000多米上升到4300多米,沿途虽有盘绕错杂的山路和看不到尽头的连绵起伏的高山……

我无心欣赏窗外的风景,头痛的爆裂在稀薄空气的压力下越来越严重,整个人昏昏地转、懵懵懂懂,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。亚丁之行也不尽如意,山中淅淅沥沥的阴雨不间断,带起了氤氲雾气,遮盖住了雪山与草原;雨天的低温让道路变得泥泞难行,湿滑的路面稍不留神就要摔上一跤。最严重的还是高原反应,我一步步拖着灌了铅的沉重双腿向海拔4500米攀登,哪里还有心思环顾四周的原生态与多变的大自然,心中只念着快点到达山顶,而后迅速下山,结束这可怕的旅程。幸好,运气之神总算降临了我们,久违的太阳终于从云层中爬了出来,冲破层层阻碍照耀在了大地上,让我有幸望见了雪山的一角,在郁郁葱葱的灌木与蓝天的映衬下,山体上的皑皑白雪与怪石嶙峋都在阳光下异常清晰,其光鲜鲜艳悦目,也让雪山巍峨、苍劲桀骜,错综复杂的岩石纹理与铿锵有力的线条让整座雪山显得庄严肃厚重、威不可犯,更让我萌生了一种向其跪拜的冲动。藏民说,这种颜色与僧衣相近,是神仙显灵了。

从亚丁驱车而下到新都桥休整,在当地村民的建议下,我们沿着贡嘎山脚下的土路驱车而上,去寻找他们所说的最优观景台。仅仅30公里的路程却跑了一个多小时,土路上的泥土和石子不够结实,显得松软了许多,让车子费力地向前攀爬,狭窄的山道更是减缓了车子的速度,只能怒吼着铿锵向前。然而,天公不作美,刚才的艳阳高照转眼便是阴云密布,天气的急速转变在高原上是很常见的,暴雨与晴朗的变化时常在一瞬之间,有道是东边日出西边雨。这也许是高原的妙趣所在,也只有在这里能伸手触碰到大自然的变幻多端,感受到高山有万马奔腾之势,有离天三尺三的感觉,也领悟到它所赋予大地的不朽灵气与天然。

希望始终是前进的强大动力。待我们怀揣希望到达山顶时,寒风卷积着阴雨也哗哗地落了下来,无情地滑过脸庞,像一条阴冷的鞭子抽打着身体,使得这次的行动显得可笑而有趣。山顶上有一间简陋至极的小木房,令人惊奇的是,一位身着僧衣的喇嘛走了出来,僧衣依然赭红而鲜艳,让我顿生敬意。他的脸呈现长期日晒的黑红色,眉宇间也是饱经风霜的皱纹,那不是年龄的表白,只是常年风吹雨打恶劣环境所致,更是高原恩赐的特殊印记。喇嘛礼貌而谦逊,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,将我们让进了小屋,坐在他的篝火旁烘烤淋湿的衣服。他的小屋很暗,只有一盏昏黄如豆的小灯,周围是木板搭成的床铺,被褥整整齐齐落在床头,小屋的外间有一个粗糙的玻璃柜台,里面摆放着塑料袋装的草药,却只有寥寥几人。交谈之后才得知,喇嘛是色达佛学院的学生,正值暑期放假,他没有去四方游历,而是回来帮父母料理山顶的生意,每年7月至10月,会有一些专业摄影团队来此进行贡嘎雪山的拍摄采风。他们提供期间的食宿,以此维持生计和山顶小屋的费用。

这时,狂风骤起,拍打门板的声音越来越响,偶然有风儿钻过门板缝隙“啾溜、啾溜”窜进屋内,让我不禁打个寒战。环顾屋内四周,只有一个很小的老式红色收音机放在桌上,收音机的天线长长地伸向屋顶寻找信号。此外,屋内便无他物了,有点家徒四壁的感觉。想必喇嘛是孤独的,白昼与黑夜只有他一人,孤独一

事。事实上,僧衣已成为藏地的一种血脉和文化,藏传佛教独特的教义与传播方式让他们与内陆僧侣截然不同。他们大多只会说汉语,不识汉字,但脸上慈悲的笑容却从没变过,这是赭红色僧衣赐予的善良与温和。他们大多清贫一生,只依靠寺院极低的收入维持自己的生计。他们不只礼佛,还沿袭了藏传佛教中对地理、天文、医药的研究,承载着祖辈留下的信仰。很多喇嘛一生都没有走出过藏地,没有乘坐过飞机、高铁、轮船,没有享受过大都市的绿茵灯红、眼花缭乱,更没有被现代化、信息化,内心深处藏着独有的质朴与修行的平静,只潜心于山中的寺庙,呵护着这永恒的僧衣和亘古不变的追求。

还记得离开塔公寺时,我一步步走近那赭红色的僧衣,向一个小喇嘛伸出手,他赶忙扭过头,哧哧地笑,然后快速转回头,眼中是小心翼翼与好奇的神情。他将手轻轻放在我手上,又赶忙撤回去,双手随即抱住他的父亲,将头埋进去,不敢再看过。

但他赭红色的僧衣与塔公寺的红墙融为一体,这赭红色仿若一支血脉,一代代传承,从遥远的过去传承到现在,也会走向未来……



春天在山上(油画) 【俄】瓦连金·西多罗夫 作

星河

璩